

父 贵 子 荣

——社会地位和家庭出身

[法国]克洛德·泰洛特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父贵子荣？

——社会地位和家庭出身——

〔法国〕克洛德·泰洛特 著

殷世才
孙兆通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京) 新登字028号

Tel Père, tel fils?
Position sociale et origine familiale
Claude THELOT

根据法国杜诺德出版社1985年版翻译

父贵子荣?
——社会地位和家庭出身——
〔法国〕 克洛德·泰洛特著
殷世才 孙兆通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 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密云华都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开本 9.5印张 212千字
印数0001—2000

1992年8月第一版 1992年8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50-316-X/G·55 定价: 6.2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人们从来没有理解和要求过公正与平等。在当今这个人们理解并要求公正与平等的时代，C. 泰洛特一直想要深入研究、并促使我们深入研究作为公正与平等重要成份的社会流动这一概念和事实。在对这一重大课题进行了多年研究并因此为其同行——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的统计学家们、全世界的专家们——写出一本概论之后，如今他在本书中为广大读者介绍了他的学识与研究成果之精髓。他的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法国社会流动的最新演变情况的最可靠信息，并且对已公布的数字、原始资料和统计学的“处理”，以及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们在这方面通常采用的“概念”和“基本概念”的意义进行了严肃的评论。

因此，本书首先是对关于法国社会流动的可使用的统计资料忠实而可信的介绍。正是这一点将首先吸引大多数读者：这是一份反映两派之间不断高涨的论战的客观资料——一派把法国描绘成社会不公正和各个阶级“再生”的圣地，相反，另一派则只看到大、中、小学学生人数增加，高、中层干部人数膨胀，工资幅度缩小，职业生涯年限缩短，因而等级晋升期限缩短。

然而，正是由于作者关心资料的详实和准确，促使他进行方法论的思考和认识论的评论。他在这方面所采用的方法

堪称典范：一开始所使用的资料就使作者及其读者对以往未被注意的一些问题提出疑问；正是这些由传统统计资料提供的数字本身迫使我们对其意义提出问题，去发现其不足，有时甚至发现其特殊性，去寻找——往往就能得到——其他数字，这些数字可减少由于第一批数字的不足所造成的后果，能使我们对这样不断发现的、比我们最初想象的更复杂、更难以认识的事实增加认识。

读者就这样随作者进入实验科学方法的基本讨论之中。人只能通过一些分析认识事实。但即便这些分析是——尤其当其可能是——易于被我们的大脑所接受并行之有效的，由于它们只是一些分析，因而必然是不完全的，有偏见、有欠缺的。P.瓦莱里说过：“简单的东西总是不真实的，复杂的东西没有实用价值”。因此，科学研究（尤其是人文科学领域里的研究）是简单性和复杂性之间的一种困难而必要的折衷。简单性易于被发现和讲授，但却容易使人上当受骗，而复杂性又具有不确定的特点，加之我们大脑的局限性和时间的多变性，使我们难以认识它……。

与曾激励着19世纪的学者们、并显示我青年时代特点、坚信科学能够揭示一切现实的认识相反，C.泰洛特没有落入这一圈套。他十分清楚，这并非因为人们不能期望一切，而应该不受任何约束。诚然，当今的科学家应该是、也确实是谨慎而稳重的，并且注意到他对现实的认识总是不完整的，甚至比他想象的更武断这一事实。然而他应该知道，也确实知道，常见的无知、缺乏科学的参考资料要糟糕得多，它是造成严重谬误及社会肌体严重痛苦的根源。科学研究不可能即刻发现至今未被认识的现实，而是艰难地、循序

渐进地发现不断变化的复杂现实——一个往往不同于我们曾本能地想象的，并与我们开始工作时设想的“合理”形象相反的现实。C.泰洛特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引导我们从简单资料入手，逐步探求其他资料，从而从简单性起步去发现复杂性。在不断提出新的观点时，人们看到前人观点的不足之处及其相对性，发现一些新的测试对象，进而提出一些对新的认识工具进行测试的新方法，用获得的资料补充已有的资料。

科学，尤其是人文科学，正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虽然艰难而缓慢，但是可靠。

在这一切研究基础之上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对现实的疑问，一项假设。在C.泰洛特看来，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因为他感到自1950年以来，社会、经济领域的变化规模（比如农业人口占就业人口的比例从35%降至9%！）与家庭对年轻的几代人在文化、职业、等级方面的影响要慢得多的变化形成鲜明对比。可能是这种第一感觉的力量使他认为这种变化“相当慢”。而我认为这种变化不但快，而且很快，因为我是把它置于一千年的人类社会“长河”中去考虑的。实际上，这里只观察了24年的变化，只观察了最年轻的是出生于1937年的这部分人的变化。因此，就其总体而言，他们既没有从60年代的教育改革中获益，也没有享受过50年代儿童营养学革命的好处。他们于1955年以前（大部分于1950年以前）战后尚困难时期，或战前或被占领时的十分困难时期进入就业队伍。书中既没有谈到这些人的后代——这是唯一真正的“光辉的30年”的孩子——也没有谈及他们的祖父母。但是，就象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对于出身问题的答

案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这无关紧要。实际上只要这一问题可以进一步引申，只要它能唤醒并吸引浏览者，只要显示出观点的多样性，显示出探索领域的广泛，这就够了。本书恰恰满足了这方面的要求。

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全世界，不参考C.泰洛特的研究，不参考他澄清的概念、提出的问题，以及他的评论方法或思考方法，就没有人能进行关于社会流动的写作，甚至也不能谈论这方面的问题。

但显然这并非说关于社会流动已面面谈到。我一直羡慕F.萨岗和P.高乃依的著作连一个字母、一个标点都不修改地反复再版。是的，我们这些人致力于研究人文科学，我们至少应该不断公布我们的统计表！1977年以来，随着第二产业人数的减少，第三产业人数的迅速增加，退休年龄提前和失业浪潮经久不衰，社会流动领域的变化异乎寻常地加快了。

但是，总的来说是C.泰洛特自己把研究限定在其研究领域中最重要方面，限定在他认为对读者最有益，当今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广大读者最不了解的问题上。作者的愿望是写出一部保持着清晰与复杂的平衡、资料与认识论平衡的著作。其中数字反映着方法，方法又说明着数字。这就是为什么读者无由责怪他没有谈及尚不明朗的社会流动这一广阔领域中的所有问题。因此，对一些尽管是重要的问题本书谈及不多，或没有谈到，比如妇女状况；国际比较；“混合”家庭；①与社会进步相反的社会倒退现象；从曾祖父或祖父

① 所谓“混合”家庭，指这种家庭里既有处于社会地位上升状态的孩子，也有处于社会地位下降状态的孩子。

到孙子的变化；遗传型与大脑生理学的影响；向各社会类别的工资报酬与文化地位平等的方向演变；在法国工作的外国人状况，等等问题。无论是巴黎还是其他城市，无论哪一门科学，都不是一天之内拔地而起的。

让·富拉斯蒂埃
法兰西学院院士

你不是关于你的回忆录的主角吗？一个历史的主角吗？

——瓦莱里

个人既不因其选择，也不因其行为，更不因他可能具有的某些品质而属于某一个社会阶级；况且，属性并非个人作为其个人这个事实，相反，个人的属性取决于他属于一个作为阶级真正成员的特定家庭。

——熊彼特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背景.....	(9)
(一) 经济标准	(11)
(二) 社会结构的变化	(16)
(三) 几点补充	(26)
第一部分 从父辈到子辈.....	(30)
引言.....	(30)
第二章：家系.....	(34)
(一) 流动图表	(37)
命运	(40)
新成员	(41)
农村人口外流	(43)
社会职业分类准则	(46)
社会流动已发生变化	(50)
(二) 不流动指数	(57)
社会流动与社会结构的变化	(57)
继承指数	(62)
(三) 综述	(66)
第三章：仔细研究.....	(68)
(一) 官员的社会继承	(69)
(二) 干部子女成为工人	(71)

估计与事实	(72)
分类与事实	(73)
这些当工人的干部子女是什么人	(78)
这些当干部的父亲是什么人	(79)
棘爪效应	(80)
(三) 工人家庭出身的工人; 农民家庭出身的工人	(82)
在生产系统中的地位	(82)
流动图表是适宜的工具吗?	(84)
(四) 结论	(86)
第四章: 统计学的方法	(88)
(一) 流动是否因此发生了尽可能小的变化?	(89)
各社会类别之间永恒的相似性	(91)
一个或多或少合适的图表	(93)
(二) 不流动性	(96)
分析范围	(97)
混合法	(98)
平均值法	(99)
不流动的规模和变化: 结论	(100)
(三) 流动者的分布状况	(104)
(四) 综述	(106)
第二部分 神圣的道路	(108)
引言	(108)
第五章: 就业旅程	(111)
(一) 社会出身与开始就业生涯	(116)
(二) 职业流动	(118)

(三) 轨迹	(120)
五种主要类型	(121)
倒流动	(123)
(四) 综合	(127)
召回力与棘爪效应	(127)
轨迹发生了最低限度的转向	(131)
(五) 综述	(134)
第六章：文凭	(137)
(一) 社会出身与学业	(139)
学业结束时的年龄和取得的最高文凭	(139)
初等教育后的去向	(142)
学业证书是“阶级地位”的标记吗？	(146)
普通中等教育结束后的去向	(155)
(二) 受教育的效益	(156)
经济效益：受教育与工资	(158)
社会出身是“歧视”因素吗？	(162)
安德森的反论	(165)
相似性	(166)
相关分析法	(171)
一种特殊的传递方式	(174)
(三) 综述	(176)
第七章：未来的计划	(179)
(一) 青少年的职业愿望与环境	(183)
家族的直系尊亲属和未来计划	(192)
(二) 愿望和态度	(195)
(三) 青少年的计划和今后的地位	(201)

可能失望	(202)
45岁时的地位和15岁时的愿望	(206)
第三部分 直系尊亲属的烙印	(208)
引言	(208)
第八章：婚姻	(212)
(一) 丈夫的地位和岳父的地位	(214)
对等婚比例下降	(215)
配偶的选择与地位传递	(217)
(二) 城市婚姻，乡村婚姻	(219)
(三) 直系尊亲属与婚姻	(222)
若干事例	(222)
概述	(224)
(四) 综述	(230)
第九章：子孙后代	(232)
(一) 亲兄弟姐妹的影响	(236)
(二) 直系尊亲属和后代	(239)
妻子的出身，丈夫的地位，夫妻的子女数	(240)
生育的遗传	(242)
第十章：选票	(245)
(一) 工人的直系尊亲属和共产党	(248)
(二) 干部的支持倾向	(255)
(三) 综述	(259)
附表	(261)

引 言

研究一个社会中的社会流动，就是描述和分析将人或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与他们的父母或先人的地位联结在一起的种种关系。实际上，在一个分层次的社会中，新一代的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分布并不是偶然形成的，也并不是碰运气。相反，每个人获得的位置，或被视为同义词的获得的社会地位，严格地取决于其出身地位。研究社会流动，就是揭示社会地位如何从上一代传给下一代。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揭示家族的地位如何通过其成员得以保持、上升或下降，总之，如何发生变化。

然而，这个似乎不言而喻的定义并未被一致采用。因此，要（用对立推理）确定本书的目的，没有比引述普兰查斯的这段话更有意义了：“……显然，即使根据荒谬的假设，即所有的资产者一天一天（或一代又一代）地占据工人们的位置，或工人们占据资产者的位置，资本主义的本质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因为总会有资产者和无产者的位置，这是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的主要方面”^①在普兰查斯看来，重要的是社会结构，与社会结构中的人不相干。

^① N. 普兰查斯《当代资本主义中的社会阶级》，1974年，瑟伊出版社，巴黎。重点号是普兰查斯加的。

从某种观点上看，这里谈到的前景是相反的：不是由于个人或家庭的命运被当作唯一的注意中心，而主要由于人在社会结构中的流动是社会结构灵活性（或刻板性）的一种标志。更深一步讲，工人后代占据工人的位置和资产者后代占据工人的位置，不能等同视之。在其位要尽其责。社会结构与结构内人的流动规模之间并非互不相关。与普兰查斯的观点相反，我认为两种资本主义社会——一种按照社会地位可以世袭的等级制发展，另一种（作为学派假设）通过新一代年青人碰运气而发展——在本质上不是一回事。

本书的主题正是研究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的关系。第一部分，把个人所获得的地位与其出身地位进行比较。同时也有一个问题贯穿始终：社会流动是否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因素？或者相反，由于流动多少受到这一变化的制约，所以社会结构是否受到社会流动之外的其他因素影响而变化呢？第二部分，从另一角度研究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的关系：所获得的地位在何种程度上仅仅取决于个人因素（尤其是出身地位和学业状况）？个人的生活轨迹——因为它不是在真空中孤立行进，而是在一个社会中的一段确定时间里行进——是否也受到个人地位以外的、属于社会自身变化的那些总的因素所左右呢？最后，第三部分，评估在何种程度上个人的状况和行为因其出身地位不同而不同：工人出身的工人和农民出身的工人“相象”吗？新干部与其前辈就是干部的干部在社会结构中占据的位置完全相同吗？

在所有的脑力劳动中，领会结论要比领会导致产生结论的原因要更快些：本书也不例外，我想读者将首先看到关于法国社会流动的全部资料和结论。这是本书的主要目的之

一。但是在这一引言中必须强调指出可能被忽略的一个方面：为得出这些结论所使用的方法。

本书使用的所有资料均来自统计工作：人口调查或民意测验。因此这些活动反映出的现象受到统计学调查这一特殊认识工具的性质、质量和局限性的制约。此外，使用的分析工具（只有观察工具除外）也属统计学范畴。这并非说必须掌握某些统计学理论知识才能阅读这本书。

但是，它确实建立在双重选择基础上：来自有代表性调查的观察选择；把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的选择。虽然双重选择在全书中都有所体现，但还必须着重说明所提出的问题以及给予的答案与所使用的观察、分析工具之间相互影响的密切联系。就对某些社会流动现象的研究而言，本书也可以被视为对统计工具掌握“现实”的能力进行的思考。更确切地说，是对被观察、被分析者与观察和分析的方式之间牢固联系的思考。从某种程度上说，对社会流动的研究实际上可被视为对统计学方法自身的一种检验。统计学方法在何种程度上引导并组织着研究领域？它是怎样引出那些不过于依赖于它的结论的？它是怎样帮助人们得出说明问题的结论的？

在此，需要重温C.贝尔纳的这段话：“我承认，我不理解人们为什么把那些能够从统计学中得出的结论称为定律；因为，在我看来，科学定律只能建立在可靠性和纯粹决定论上，而不能建立在或然论上（……）。因此，统计学只会产生推测科学；它永远不会产生有活力的实验科学，即根据确定的定律处理现象的科学（……）。一切科学必然从推测起步，今天在每一门科学中都还有推测成分。医学仍是一

种几乎全部是推测的科学，我不否认这一点；但是，我只是要说现代科学应该作出努力，以摆脱这种暂时状态，这不是一种最终的科学状态，医学或其他科学都不是（……）。只有建立在实验决定论基础上，它（医学）才会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即可靠的科学”。^①

人们会说：这段话说明了C.贝尔纳自己的发现以及他那个时代的医学研究状态；无论如何，社会学不能自称具有同医学或其他精确科学同样纯洁的实验科学地位。同M.韦伯一样，人们会说：相反，社会学是这种特殊形式因果关系的特权场所，因为它在两种现象之间建立了一种有规律的联系——或然论的而不是决定论的联系；还会说，统计学方法依据这一观点恢复了它的权力。^②同样，人们不禁要问，一项对几种——几十种、几百种，如果需要的话——状况和情况的深刻分析，对于研究社会流动不是比尽可能仔细地介绍统计资料更有教益、更有意义吗？

由于心理学的实验科学地位不如医学的实验科学地位可靠，所以，心理学专家皮亚杰最后表达了一种类似的意见。在谈到两位儿童心理学家对婴儿的观察进行的讨论时，他写道：“我们认为，比勒夫人的解释实际上经不起事实的检验，C.W.瓦伦丁已清楚指明这一点。是的，在一份稍微有

① C.贝尔纳《实验医学研究导言》，1865年，加尼埃-弗拉马里翁书店1966年再版。

② 关于韦伯所作的历史因果关系和社会学因果关系的分析，可参阅R.阿隆在《社会学思想的各阶段》（加利马尔出版社，1967年，1979年再版）中发表的研究成果。